

王船山咏史词中的主题思想

全华凌,彭晓凤^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王船山是明清易代的见证人,又是通晓历史的史学家,叙写历史、咏史抒怀是船山词主要题材内容之一。船山咏史词有独特的创作背景,主题内容深刻丰富,研究船山咏史词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王船山; 咏史; 报国; 愁怨; 愤恨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5-0019-06

王船山(1619-1692),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清初“三大儒”之一。先生除以哲学、史学成就著称于世外,其在文学上亦有成就,为后人留下了三部词集,分别为《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共计279首词,数量颇丰,题材多样,咏物写景、叙事言情皆有涉及,咏史怀古亦包含在内。咏史词,就其概念而言,可从两方面界定:题材上,主要吟咏评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主题上,则于怀古览古中抒发作者的见解抱负、思想感慨。王船山的咏史词数量不多,初步统计可划入咏史词范畴的大致三十余首,主要以《生查子·咏史》六首组词为代表,另有《念奴娇·南岳怀古》、《菩萨蛮·桃源图》、《昭君怨·本意》等散作,其他题材的词作亦不乏借典故抒怀古之情。

一 咏史词中主题思想的创作背景

咏史词是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词作,在船山词中占有一定比重。王船山亲历明清易代,通晓历史掌故,其咏史词于古人古事中寄寓遥深。对船山而言,古人古事牵动的是其深系于心的政治愁结与家国情怀,古之暴政祸乱、百姓遭难、干戈寥落之状常使船山愤恨难当、愁怨难解,古之命途多舛然忠贞为主、舍生取义者则常引为知己,各朝暴君难逃笔伐,历代英豪常为吟咏寄怀。发言为咏,下笔成章,船山引经据典之中实有其深厚的背景渊源。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此所谓知人论世,诗书如此,词亦如此。正所谓言为心声,有感而发,身处浊

世,浮沉起落,由此可知船山咏史词中的主题思想发自心身,又深受时局影响。

主观上看,王船山生于文韬武略忠正刚毅之家。据其《家世节录》载,其先祖曾随朱明政权征战杀伐,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下赫赫战功,封公列将,此后历代先祖皆为明王朝马首是瞻,官拜将军、世袭武职者不在少数。有学者考证,“王船山十代之前的祖先王仲一,可断为船山家族有案可考的第一代祖先……第七代处士公,开始以文墨教育子弟,王氏家族从此以儒家诗书传家。”^[1]王氏一门既为良将之后,亦多饱学之士,不乏文武全才,家风严正,忠心为主。家世渊源,潜移默化,影响悠远。第十代系王船山的生父王朝聘,其学识渊博,崇尚理学,心怀大义,家教亦甚严。耳濡目染之下,王船山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经史子集,无一不览,年少有志,心怀天下,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人集学识与忠义于一身,词中历史掌故信手拈来,主题思想深挚高远。故其咏史词中不乏辛弃疾的壮怀激烈、慷慨愤懑之情,亦流露出杜甫的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之叹。

客观上看,现实的风起云涌无不时时牵动着词人的家国情怀。1644年,清军入关,崇祯自杀,其后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中原大地,哀鸿遍野,汉民的血肉之躯被满清铁蹄肆意践踏。1662年,义军失败,桂王身死,奄奄一息的南明政权最终覆灭,历经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一去不返,作者的抗清斗争亦付诸东流。遭逢此变,船山对“遭受惨痛的民族灾难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了多棱镜似的反映,显示了他的词

[收稿日期] 2016-07-20

[作者简介] 全华凌(1967-),男,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学生。

的深刻的时代内容和思想高度。”^[2]汉家倾覆,民不聊生,一腔愤恨,化作怨词,不吐不快,一片丹心,寄予词中,天地可鉴。

身世家风使词人忠君爱国,才高志远,败局战乱令词人感时伤逝,郁结于胸。然而作为咏史词,不仅受当下缘由的影响,更蕴含着深邃的历史因素。《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旧唐书·魏徵传》载唐太宗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吟道:“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可见,崇古怀古之风由来已久,载史咏史之习更是传承不息。帝王将相以史为鉴,重整乾坤;学者官吏以史为师,研习记载;文人墨客以史为材,评点兴亡。中国古代对历史的重视不容小觑。中国历史悠远绵长,影响深广,史料丰富,史学发达,学者如流,鼎盛至今。王船山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自幼受儒家书礼熏陶,学识广博,史学成就亦十分突出,著有60余万字共50卷的史论《读通鉴论》、纪传体史书《永历实录》、历史散文《宋论》等。由此,船山形成了浓厚的历史意识,积蕴了深厚的文史功底。历史与文学相互渗透,以文写史,借史言志,咏史抒情,故船山咏史词中主题思想的抒发与历史大有渊源,不仅受亘古绵延的尚古风习影响,亦与其自身的史学造诣息息相关。

总之,作为一位史学大家,船山深察历史脉络,熟知历史典故,对历史亦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览古吟古,抒发于词,学者底蕴,文人手笔,因此其咏史词中的主体思想显得更为复杂深沉,厚重恳切。

二 咏史词中主题思想的具体表现

王船山的咏史词量少言精,主题鲜明,思想深刻,于历史事件中悲盛况不再,叹山河易主,哀黎民之艰,又借历史人物明报国之志,表忠义之心,显遗民之情。故其咏史词中的主题思想意蕴深沉,荡气回肠,哀转久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借古斥今,慷慨愤世

读史使人明智,古人古事往往会引发人们对现状的反思,借古讽今由此而来,船山咏史词亦然。

1、借史事讽刺清军残暴

《生查子·咏史》其一云:“长平十万人,一夜秦坑杀。鱼死浊流中,不祭乘时獭。死坑未是愁,唯有生坑恶。胥井埋蟾蜍,欲跳只三脚。”长平之战,赵

不敌秦,赵军四十余万尽被秦杀,死坑横尸堆积尚且残酷,而生坑则更令人发指。焚书坑儒何其惨烈,连废井中生性迟缓不善纵跃的癞蛤蟆都为之跳脚。秦皇为了独霸一方,坑死战士,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连手无寸铁的儒生都赶尽杀绝!秦皇坑杀,何其残忍,秦朝暴政,人神共愤!放眼当下,清军入关,中原涂炭,山河破碎,血流成河,此等惨状,无不触目惊心!词人字字愤怒,句句控诉,无情大胆地揭露了秦军的血腥残暴,暗自尖锐指控清军大逆不道,肆意屠戮。再者《渔家傲》六首其五云:“正闰参差王与霸。妖狐也把骷髅挂。肉馅馒头人瓮鮓。都休也。猎人不怕猩猩骂。”“正闰”指王权的正统与非正统,“王霸”指孟子论政之王道与霸道,“妖狐”、“猎人”当喻叛上作乱、鱼肉百姓之人。清军谋权篡位,霸道横行,以人为瓮中之鮓,肆意宰割,种种恶行,罄竹难书。亲历扬州惨屠的明末清初人王秀楚曾写下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记》,同时代名儒黄宗羲亦有诗云:“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扬州历代诗词·卓烈妇》)控诉的就是清军南下,血刃扬州之案,实乃惨绝人寰,罪恶滔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扬州罹难,又不知有多少城邑惨遭毒手。

此等酷烈凄惨,个个见之颤栗,人人得而诛之,刚正有志之士岂有不奋起抗争之理?词人痛斥清军恶行,淋漓尽致,义愤填膺,大有岳飞怒发冲冠之态。其嫉恶如仇的痛恨溢于言表,抗暴之情显于言外匿于心中。

2、借古人讽刺当世奸佞

其一讽刺佞臣祸国乱政。《生查子·咏史》其五云:“阿姨骂不嗔,为怕鹦哥骂。猫儿杀鹦哥,才卜归魂卦。堂堂灵隐僧,桂子香清夜。五字万年碑,竟是谁天下。”据《笺注》可知“阿姨”以下四句,写武则天及依附武氏诸人事。阿姨盖指武后。唐代阎朝隐有诗《鹦鹉猫儿篇》序云:“鹦鹉,慧鸟也;猫,不仁兽也。”唐代张说《时乐鸟篇》诗云:“人见嚶嚶报恩鸟,多惭碌碌具官臣。”由此观之,“鹦哥”为褒义,乃聪慧有才、护主报恩之辈,指贤臣;“猫儿”为贬义,指素餐尸位甚至为非作歹之流,即佞臣。乱臣贼子碌碌无为而怕鹦哥骂其无能,反之遭阿姨之骂却不怒,可知“阿姨”与“猫儿”沆瀣一气。“猫儿”柔上媚主,恃宠而骄,实为走狗,惧怕鹦哥,忌惮迫害,诚非善类。“他们只有当同样为‘阿姨’所豢养的‘不仁之兽’‘猫儿’杀了‘鹦哥’辈时,才感到自己失去灵魂时命运的可悲!”^[3]再者,“阿姨”姑息养奸,纵容败类,更非良辈。在此,词人揭露了“阿姨”与“猫

儿”之流的丑恶嘴脸,借“猫儿”之猖獗暗讽“阿姨”即武后。后四句写唐骆宾王之事,其《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云:“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该檄文义正声严,师出有名,历数武氏罪行,鼓动天下人反抗。词人化用此文,使得此篇咏史词首尾呼应,矛头直指武氏,愤激之情可谓强烈!一代女皇武则天死后立无字碑,功过留与后人评。在词人看来,帝后武氏,越俎代庖,明为辅嗣,实为乱政,蔑视皇族,乃一妖后。词人更严厉指斥武后纵容奸佞,陷害忠良,党同伐异,独断专权,意欲颠覆李唐正统。此等行径,与祸国殃民之佞臣何异?此典可谓一箭双雕,既控斥清廷叛上作乱,篡夺大明天下,又讽刺奸佞小人祸国乱政,败坏朝纲,以致外敌趁虚而入,山河沦丧,天下易主!念至此处,词人自是愤懑难当,怒气难平,心系故国的一腔忠愤令人动容。

其二讽刺叛臣屈节事仇。《生查子·咏史》其六云:“龙凤是何年,人间瞒不得。空谷无人行,且喜似人迹。可怜松雪翁,不惜天水碧。马腹君自投,芳草嘶南陌。”该词旨在批判松雪变节,自投敌营。松雪翁为南宋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室之后,宋灭后为元重用。“天水碧”在此指赵宋。《铁围山丛谈》:“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为天水碧。天水,国姓也。当是时,艺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谓逼迫兆。”《宋史·南唐李煜世家》:“及江南灭,方悟:赵,国姓也;天水,赵之望也。”“天水”为赵之郡望,即赵之名门望族。在此,词人谴责松雪翁顾国耻,叛主背亲,气节尽失。而词人则秉持忠臣不事二主之节,不忘龙凤之年(龙凤为朱元璋建明朝前称吴时年号,即1356年),宁归之幽谷,隐居不仕,以全名节。另外李商隐《献河东公启》有云:“见芳草则怨王孙之不归。”可知船山自矜名节,羞与赵孟頫为伍,也望其回归正主,坚守节操。放眼改朝换代,回望明清交锋,政权纷争,天下大乱,世道沦落,人心思变。见风使舵者有之,见利忘义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蝇营狗苟者有之。词人借松雪翁暗讽变节之臣不顾廉耻、屈节投敌的败行,实乃忠臣节士所不齿也。词人鄙之悲之,怨之叹之。文天祥《正气歌》云:“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那些不忠不义的变节之臣必将为历史唾骂,于国家存亡之际忠贞不二勇担重责的高节之士方能名垂青史。

其三讽刺竖子纵乐无度。《生查子·咏史》其三云:“千秋铜雀台,肠断西陵妓。谁念故园空,豆蔻含胎死。清漳自东流,粉黛愁难洗。分得余香归,骄杀邯鄲子。”词中提及两类人,西陵妓与邯鄲子,词人对其皆持否定态度,有讽刺之意。西陵妓为曹

操铜雀台饮酒助乐之歌妓。曹操《遗令》交代:“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指众妾)无所为,可学作组履也。”曹操临终以分香卖履安排诸妻妾,并令其登台遥望,时时追思。据《邺都故事》记载曹操还嘱令铜雀众妓早晚供食,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在灵帐前奏乐唱歌。西陵妓于曹操生前即歌舞升平,曹操死后仍令其灵前纵乐,虽是为君歌舞,君王死后,粉黛含愁,孤寂落寞,但其欢歌纵酒,未免荒淫。另一邯鄲子即邯鄲少年,此当为游手好闲、放荡不羁、骄奢好乐的纨绔之辈。唐高适诗《邯鄲少年行》云其:“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可知邯鄲子自恃富贵,赌博取乐,意气放纵,虽有几分侠义之气,但其过于恣肆享乐,生活奢靡无度,消磨了志气。词人借西陵妓与邯鄲子讽刺当世之人贪图享乐,纵情声色犬马,而将国恨家仇、民族耻辱抛诸脑后,其沉溺纵乐之态令人厌恶,萎靡不振之状又令人气恼。词人愤起而言:“骄杀邯鄲子”,实为恨铁不成钢,恨人不振作,少年英气何在,抱负担当何在,怎可淫浸在那纸醉金迷之中?词人的忧愤、嗔怒、失望之情复杂交织。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多事之秋,夷狄犯我华夏,佞臣败我朝纲,小人背主事敌,竖子享乐腐化。重蹈历史的覆辙,再演历史的悲剧,身为一名忠臣节士,叫词人如何不痛心疾首,不愤懑难当?况且,悠悠华夏历史,自古便是汉人一统天下。秦灭六国,武周统治,朝代更迭,仍是汉人掌权,人主易姓,终是汉姓为尊。唯元清两朝执政,对汉人而言可谓真正的奇耻大辱,元朝不足百载速为明灭,一雪前耻,而今清廷夺权,侵我汉家天下,竟不能再雪前耻,光复汉室。此情此状,词人当是何其痛恨,何其忧愤,借古斥今,又何尝不是伤今、忧今,词人之悲愤慷慨发自肺腑,感恻人心。

(二) 矢志报国,冰心不改

船山家族世代忠良,船山亦忠于朱明,杀敌报国,矢志不渝,心志坚定,始终如一。

1、践报国之志,担救国之责

王船山抱负满怀,亦有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魄才干,有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杀敌猛志,亦有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赤胆忠心。他希望将一腔爱国热血全部洒在故国的土地上,将夷狄驱逐出境,重拾我大明山河。他在《菩萨蛮·桃源图》中云:“三户复何人,长歌扫暴秦。”《史记·项羽本纪》有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三户,力量虽然

弱小,但壮志在怀,必全力以赴,横扫暴秦,还我天下。在此,船山以词明志,目标明确,坚定不移。

心意已决,词人便义无反顾,以实际行动表忠义之心。正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王船山曾多次参加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甚至还被清廷侦缉,四处流亡,尽管义军接连失败,但词人却从未退缩放弃。在词中我们更能读出其起义复国的拳拳忠心与赴汤蹈火的不懈努力。《生查子·咏史》其二上片云:“沙中奋一椎,飞影不知处。知非赌命场,不下千金注。”此为西汉初期名臣张良年少时为国复仇刺杀始皇之典。《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张良刺秦,以命为注,可谓“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词人盛赞张良勇武英伟,不惜以身犯险,置生死于度外的无畏气概,意在书己之志,必舍生取义,定不惧牺牲,反清复明,斗争不止,其起义报国之心诚不可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怎可袖手旁观?船山于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视死如归,自觉承担其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重担,力求于风雨飘摇之际力挽狂澜。词中亦深切表达了词人的热血豪情、气魄胆识,彰显了词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拒绝利诱,坚守名节

朝代更替,新主初登,对前朝故旧而言则是一种利义抉择,或平步青云,荣华不减,或惨遭横祸,沦为囚徒。赵孟頫选择为元所用,而文天祥则选择了后者,即使元世祖亲自劝降仍不改初衷,最终英勇就义。王船山极为敬重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在《满江红·写怨》中赞道:“汗青照,文山福。”文天祥如此,王船山亦如此。在富贵与气节、名利与道义之间,船山毅然选择了节义,哪怕面对利诱与困苦也从未动摇,节义之心,寄于词中。

王船山多次借苏武牧羊之典抒发对故国的赤胆忠心。《渔家傲》六首其六云:“十九年来毡啮尽。归鸿望断长安信。莫叹苏卿霜染鬓。渠非困。多他一倍还添闰。”《摸鱼儿·潇湘小八景词·雁峰烟雨》云:“君不见,黄沙汉使无消息。秦关坐隔。”班固《汉书·苏武传》中记载了汉使苏武出使匈奴牧羊十九年终归于汉的故事。苏武困于匈奴苦寒之地,宁愿做奴隶受苦受难也绝不投降,在高官厚禄面前毫不动心,甚至故友李陵前来劝降也严词拒绝。苏武对汉王朝的忠诚正是船山对明王朝的一片冰

心,可歌可敬。清湖广学政潘宗洛曾赞道:“终殡不用,隐而著书,其志有足悲者。以先生之才,际我朝之兴,改而图仕,何患不达?”^[4]由潘之言,可以推知,若船山改仕新朝,定飞黄腾达。但事实上,船山不求闻达于富贵,不屑清廷之利诱。据《年谱》可知,船山抗清失败后,遂“屏迹居幽,著述以终”。读其晚年诗词,亦可感其贫病交加的凄楚困顿,但自始至终他从未向清廷屈服,受其招揽。潘言之叹惋,实则凸显了船山的民族气节。船山心系朱明,从一而终,其忠正耿直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王船山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志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其真实写照。任何威逼利诱,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改易其报国之志,动摇其复国之心。这份忠贞壮烈,九死不悔之情有屈原遗风,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节,有诸葛孔明鞠躬尽瘁而后已之老臣心志,诚然彪炳千古。

(三) 报国无门,怨恨隐遁

王船山身正心忠,情系大明,终其一生,都在为反清复明奔走效劳。当巍然屹立的大明王朝一朝坍塌,渐渐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时,词人的愁、怨、悲、恨该是何等摧心。

1、遗民泪尽,恨愁难洗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又何尝不是船山的心声。身为大明遗民,生活在清军的铁蹄下,他们哭干了眼泪,苦苦期盼复归,念念不忘故国,浓愁深恨在船山咏史词中表露无遗。

登临怀古,献愁供恨。船山隐居南岳期间,望群山万壑,亦有辛弃疾报国无门、壮志未酬之叹。其《念奴娇·南岳怀古》云:“何人能问?问天块磊何似!南望虞帝峰前,绿云寄恨,只为多情死。雁字不酬湘竹泪,何况衡阳声止。”词人登高望远,感慨万千,水是愁波横,上是恨峰聚,一句“问天块磊何似”将昨是今非、盛况不再、大势已去的痛愤抒发到了极致。之后又借湘妃啼泪之典表伤怀悲情。晋张华《博物志·史补》载:“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词人“以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湘妃寓自己忠诚于故国故君之意”^[5],于湘妃闻夫崩丧挥泪欲绝中寄托自己对故国不再的愁恨悲痛。进而又以“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唐王勃《滕王阁序》)中哀雁悲鸣、凄清寒瑟之境,烘托出内心的哀婉悲慨之情。

度尽劫波,恩仇未泯。(鲁迅《题三义塔》诗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恩仇”偏义,指仇。船山身怀起义复国之心,不屈不挠,历尽艰辛,然灭国之仇终未得报,悲恨惆怅见于词中。其

在《望海潮·本意》云:“吹箫人鼓余威。将吴宫旧怨,血洒灵衣。”《兰陵王·秋感》叹道:“吹箫人吴阊市。”《忆王孙·本意》云:“芦花谁覆钓鱼船,宝玦藏腰未敢言。”《摸鱼儿·潇湘小八景词·青草渔灯》云:“君不见、芦中人老成萍梗。载舟舴艋。”吹箫人、芦中人皆指春秋楚人伍员,字子胥。词人多番吟咏,实乃意味深长。《吴越春秋》载:伍员奔吴,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渔父渡之,藏身芦苇,渔父呼之曰“芦中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其:“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伍子胥父兄为楚平王所杀,遂逃奔至吴,借吴王阖闾之力攻楚,平王已死,掘墓鞭尸,报父兄之仇。阖闾卒,子夫差立,破越,越王请和,夫差许之,员谏不听,反被赐死,后数年,越甲吞吴。由此观之,伍子胥家仇得报,然国仇未泯。虽有斩草除根、一统吴越的雄心壮志,虽一心为主,忠君爱国,无奈君主不察,忠言逆耳,只得以死表忠,人死国亡,何其悲也!词人感同身受,同情伍子胥含恨而死的命运,亦怨怼国仇未雪的遗恨,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古人之英雄抱憾、惺惺相惜之情不禁令人铭感五内,尊崇敬慕油然而生。

感时伤怀,幽怨长存。遗民之痛,痛彻心扉,追思故国,却又不堪回首,山河残破,不禁触景伤情,涕泪沾巾。《生查子·咏史》其四云:“青衣抱玉觞,独向苍天哭。天有无情时,历乱双鹅扑。杜鹃啼不休,商陆子难熟。流泪一千年,血迹西台续。”青衣玉觞,故家之物,未忍弃也,痛哭感怀,双鹅向天,然天无情,唯有杜鹃悲鸣,可谓凄凄惨惨戚戚。尾句为南宋诗人谢翱西台恸哭之典。史载,天祥兵败就义,谢翱曾与友人于西台哭祭,作有《西台恸哭记》。遥想此事,词人定悲痛难抑,早已掩面而泣了。再如《昭君怨·本意》:“千古英雄一泪。只在琵琶声里。冷笑看功臣。画麒麟。娇面胡风吹皱。拚与红颜消受。赤凤不知愁。汉宫秋。”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刘长卿《王昭君歌》云:“纤腰不复汉宫宠,双蛾长向胡天愁。”昭君愁怨历来牵动诗人词客之心,常将其诉诸笔端。在此,词人借昭君孤身远嫁、背井离乡之怨抒发自身怀念故国、抑郁难平之怨。其愁其怨,亦如昭君之琵琶曲,弦弦掩抑,声声悲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

常言道:“多情自古空余恨”(清魏子安《花月痕》)。情至深,恨愈切,只不过,对船山而言,这情是家国情、天下情,这恨是亡国恨、遗民恨。纵长眠地下,词人的心亦将与国同在,国仇家恨,终不忘怀。

2、遗世独立,怅然归隐

词人曾经壮怀激烈,意气风发,效忠大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而当大势已去,再无回旋之时,作为遗民,词人又何去何从?

《生查子·咏史》其二下片云:“蒲山电眼儿,约略知其趣。豪气未能降,长揖关朗去。”“蒲山”为古西域国名,“电眼儿”指狮子,其目光如电,前三句姑且不论,“长揖”句词人表明其隐逸之心。左思《咏史》有云:“功成不受禄,长揖归田庐。”《文中子》载:“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关朗长揖归隐,从心所欲,适时而退,亦不失风范。船山借关朗之典表退隐之意,彰显了儒家知识分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进退之道,亦与《庄子·山木》中“一龙一蛇,与时俱化”有异曲同工之处。船山正是如此,于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为世所用,而当宗庙尽毁,无力回天时,他便以遗民故旧自居,断然不仕新朝以全孤忠之心。先生曾曰:“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壤。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6]先生之言,发之于心,践之于行,明亡后,归隐不仕,著书讲学,卒于石船山。

上述可见,王船山咏史词的主题思想贯穿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强烈的入世情结,于易水悲歌的慷慨之风中寄托着无限的愤恨与愁怨,彰显了忠臣的坚贞,义士的勇武,君子的风骨,遗民的深挚,这些无不值得后世追慕瞻仰。

三 咏史词中主题思想的研究意义

作为文史哲名家,近年来船山文学研究颇得学界重视,词作研究成果亦日益丰硕。但许多论文多从宏观角度审视其词,鲜有从微观入手研读其某一题材的词作,故撰述本文专门探讨其咏史词的主题思想是有一定阐释空间与学术价值的。

龙榆生先生曾这样谈到船山词:“寓以《风》《骚》微旨,援引‘兴’‘观’‘群’‘怨’的传统诗教,用来寄托其宏伟思想和爱国热忱,委曲以述其幽约怨悱不能言说之情。”^[7]此精要之论亦十分贴切地揭示了船山咏史词的主题内涵与思想情感,对于探讨其咏史词中主题思想的价值意义有一定启示。在此初步认为其价值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文学上看,一方面,咏史词及其他题材的船山词作为清初词坛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清词的初期风貌、思想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咏史词中的主题思想更是主题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是词学研究不

可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可填补学术界对王船山文学研究的部分空白,结合其哲学、史学成就,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一代名儒王船山。基于以上两点,近年来有学者深入考究船山学养秉性,进而阐述其词学观的内涵价值,挖掘出“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船山词学观的继承与发展”^[8],这是十分具有创见价值的。砥砺词学,评析词人,故于学术研究有益。

从社会学上看,船山词尤其是咏史词,是明末清初遗民文士生活际遇、思想情志的委婉写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失为了解社会舆论,洞悉文人心态的一个突破口,可于乱世初定之时为统治者的安抚怀柔提供借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船山词一扫明代空言心性的虚浮之风,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也是不能忽视的。以文证史,以史明智,故于论世治世有益。

[参考文献]

- [1] 彭大成.王船山家世、家学、家风传承考[J].湘学研究, 2013(1):138.
- [2] 邓国栋.深入无浅语,字字楚骚心——略论船山词的思想成就[J].船山学报,1984(2):95-101.
- [3] 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76.
- [4] [清]潘宗洛.船山先生传[M]//章启辉.旷世大儒——王夫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4.
- [5] 贾莹.王夫之词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8:78.
- [6] 章启辉.旷世大儒——王夫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7.
- [7] 龙榆生.读王船山词记[M]//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390.
- [8] 陈志斌,朱毅强.论王船山词学观[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6-20.

On the Theme of Wang Chuanshan's Ci Poetry on History

QUAN Hua-ling, PENG Xiao-f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Wang Chuanshan was a witness of the replacemen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 historian who was proficient in historical allusions. Ci Poetry on history occupies a certain proportion in Chuanshan Ci. There are specific creation background and profound theme in Chuanshan Ci.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on Wang Chuanshan's Ci Poetry on history in many aspects.

Key words: Wang Chuanshan; history; patriotism; depression; indignation